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定

宋督弑殤公

宋華父督（杜宋戴公孫）見孔父之妻於路。（婦人只以不輕見人為第一義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聖人見之熟矣）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練句妙抵人十數語有將來現在過去三節在○美者其質也豔者其光也人物之尤者必有光氣動人三字遂為後世賦美人之俑）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記曰諱而不誅質沙以亡督殺大司馬取其妻即不弑君罪殺無赦殤公陽容而隱圖之誅督不過一力）

士事耳怒而不誅何為也哉機事不密當斷不斷犯此二者以當亂臣安得不弑〇丘維屛曰陽容而陰圖之

此大作用也殤公猝然聞此怒自難遏機自難密非有積日遲久泄家謀而取害者蓋公怒督懼弑殤公皆一

日事故春秋書於戊申日下非異日而先後以書也 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林】據弑君在殺孔父後而經書弑君及孔父故云〇此等

語左氏最有手眼項羽殺卿子冠軍而弑義帝之兆已見亦如此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

戰 【杜】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民不堪命孔父嘉 【杜】嘉孔父字 為司

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 后羿因民弗忍距太康于河奸雄亂國未有無

所因而能成者然則治奸之道在自謹其因而已 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先宣言以搖衆

心然後殺大臣而無後患後世奸雄每如此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 【杜】公

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杜郜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督為相也

孔之遠曰吾觀孔父身為大司馬不能導君以正至十年而十一戰身握兵柄曾無耳目腹心至華督殺巳而不知可謂義智俱昧雖身死君難亦何益哉○禧按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彭家屛曰穆公屬殤公于孔父而不及華督意督此時即以公子馮為奇貨可居馮雖居鄭未嘗一日忘

之特俟民不堪命相時而動耳故欲立馮不得不弑殤公欲弑殤公不得不先殺孔父其算預定豈因殤公之怒而後弑之哉孔父顧命正卿與國休戚豈有無故攻而殺之而奪其妻尚得晏然自已乎其必弑殤者勢也蓋先剪其羽翼而隨及之耳傳曰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其旨微矣

曲沃伐翼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杜)求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林)穆侯七年戰條其弟仇之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周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於千畝而穆侯又生子師服(杜)晉大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杜)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杜)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按命名亦是偶然之意於

遂為氣機先兆二子初生非必便有愛惡也師服亦私語未嘗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杜)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杜)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林)天子至尊得建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國諸侯立家。(林)諸侯位卑但可立卿大夫之家卿置側室。(杜)側室衆子得立此一官也大夫有貳宗。(杜)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杜)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崔(杜)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禮所謂別上下定民志也今晉甸侯也。(林)甸服之諸侯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林】是時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叔敗還歸曲沃晉人立孝侯【杜】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杜】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今山西翼城縣東南十五里古翼城是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林】莊伯弒孝侯晉人攻之莊伯復入曲沃晉人立孝侯之弟郄為鄂侯鄂侯以魯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哀侯侵陘庭【林】翼南鄙之田此時尚欲侵人田耶凡衰亾之君多貪昧如此者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林】魯隱公十年晉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曲沃武公凡師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按武公數宿陘庭者以待南鄙之應久宿而翼侯不知者以南鄙人為之覆匿也韓萬御戎

梁弘爲右。(杜)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杜)汾水邊驂絓而止。(林)哀侯之駢馬結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杜)共叔桓叔之傳欒賓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殺○按曲沃武公弑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公八年武公弑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莊公十六年武公伐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晉侯

陸粲曰晉之亂始兆封於曲沃非兆於命名謂名足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按此論亦正然機有先見於此者如以仇以僑如名子自是古人失處可鑒也

彭士望曰左傳每於骨肉愛憎偏至處寫出極大禍害提醒警切此大學齊家所嚴戒於好惡之辟也

分定四排四送一不送看他變換安頓何等錯綜左氏每如此

齊侯送姜氏于讙

齊侯（僖公）送姜氏。（文姜）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又插此四字顯出齊侯非禮妙○昏禮雖天子而公不自送者昏姻之始男女之合父子之際所以自遠於嫌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于三國中間插入天子一段妙

繻葛之戰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桓王鄭伯莊公○鄭朝王不禮又奪其政亦自致之秋。王以諸侯伐鄭。先定以辭責之舉兵亦太遽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杜周桓公也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杜子元鄭公子拒方陳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孔尚典曰吳陸抗與晉楊肇對壘抗曰吾嘗慮夸兵不練若敵攻營必先此處即夜易夸兵皆以精兵守之果大敗肇若桓王能出此則子元之所

以爲勝乃其所以敗矣從之。曼萬伯【杜】檀伯也。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二人鄭大夫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八字後伍。伍承彌縫。簡○而○盡○【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須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古外切動而鼓。【杜】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林】旝動則各鳴鼓以進軍○陸元朗曰旝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林】雖敗猶殿而不奔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射王中肩尚作如此語眞老奸可笑處曹操偪獻帝殺伏后乃欲爲周文王誰謂大奸不

愚耶○丘維屏曰司馬懿誅曹爽而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此時尚只誅爽未便無魏帝也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亦且見成濟非已指使應有如此舉動也鄭寤生則引自救二字若爲已認罪遂爲已文惡因而并見已爲君子不敢凌天于是郎就犯天子處竊裳君子數曹瞞以不爲天子爲文王情尤可惡讀左氏克段入許繻葛三傳郎寤生影圖不是過暗中摸索知是寤生一人左傳之妙如此

夜鄭伯使祭足（杜）郎祭仲之字勞王。且問左右。（杜）問王左右安否○彭士望曰苟自救則敗三國足矣豈必攻王且射肩哉寤生因母射君春秋大逆乃皆有辭以自飾此千古奸人之尤然天下後世已共見其肺肝矣又曰一問一勞尤可惡凡行惡事又要說好話罪空百倍

魏禧曰鄭之被兵與春秋爲終始至于犧牲玉帛待于竟上亦可憫矣方東遷以來齊晉未盛鄭爲最强

數馮陵小國而取周禾麥射王中肩首倡不臣之逆且武公寄孥鄶君通其夫人以取其國淫險孰甚焉空其子孫之受禍無已也豈獨地界南北為中原所必爭哉且夫恃強凌人以奸謀濟險惡犯天道之忌者其子孫未有不衰弱削亡者也

彭家屏曰鄭伯滅理任術巧於自文射君矣而使人勞之囚母矣而隧而見之逐弟矣而偽為悔詞是猶殺人復捫之以手謂是可告無罪於人也誰其信之

敎語兵機國勢明如十指淡若九淵而文字曲折奇勁簡極其妙為戰國諸策之祖

楚子侵隨

楚武王侵隨。今隨州[林]漢東姬姓國使薳于委反章求成焉。[林]楚反使其大夫薳章先求成於隨軍於瑕[杜]隨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鬭伯比[杜]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杜]張自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劣追反[杜]弱也師以張之。彭士望曰楚與秦俱主散縱楚不張而離之秦張而離之因利乘便各用所長熊率律且苴比[杜]楚大夫曰。季。梁。在。[杜]隨賢臣何。益。賢人足重如此〇劉知幾曰左

（氏於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互章其美如季梁在何益是也）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奸人可畏更如此○【林】今雖未行吾計然季梁雖賢不如少師有寵若其言不行則浸潤膚受無所不至此所以後舉必隨吾計也）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果然）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果然）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三語說得情勢透盡）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二語說得理勢透盡）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林】祝太祝史太史皆主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杜】詐稱功德以誑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全）肥腯。（徒忽反）粢盛豐備。（【杜】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何

則不信。（民餒逞欲一語隨矦亦無以應矣故只将事神抵說）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杜言鬼神之情依人而行○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此語先開其端）後。致。力。於。神。（隨矦只要說神季梁只要說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以下俱就神上）（杜博廣也碩大也）謂。民。力。（說民妙）之。普。存。也。謂。其。畜。（吁又反）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所闕○陸元朗曰瘯七木反蠡力果反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美也栗嚴也味美而嚴酒之旨者）（林訓栗為敬謹非）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杜]馨香之遠聞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春夏秋之農時脩其五教。五倫之教親其九族。[杜]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按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以致其禋[因]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杜]民餒也饑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正與伯比隨張必棄小國語暗對所謂英雄所見畧同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林]為八年楚伐隨張本

鄭忽辭昏

北戎伐齊。（林）言北戎以別戎之種相雜處於中國者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昭公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杜）被甲者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林）牲曰餼使魯為其班。（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後鄭。（林）鄭伯爵故鄭忽之班後於諸侯○時平則守禮有事則叙功魯不知權宜濟事故取伐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杜）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僖公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

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杜 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杜 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杜 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民必怨其勞衆自利故曰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杜 假父之命以爲辭）

呂祖謙曰人皆咎鄭忽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

魏禧曰衰族而取巨室貧士而取富家不爲婦女所陵者鮮矣司馬溫公曰嫁女嫁勝已者取婦取不如

已者此真老於世故之言結昏者不可不知然連姻强族以自固亦有時可用者○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能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鄭忽辭昏信陵君令趙王不忍獻五城居成功者不可不知此二事皆足爲法

彭家屛曰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嫁女則他國叅

忽儲君雖已婚不嫌於再娶然

以夕

上

爲

故不

之託詞則甚高也 鄭忽常敗燕師

敗戎師其謀力必有過人者故雖齊姜宋子爲

所艷稱而能斷然辭之不爲所動夫亦何可以後日

之不終而貶其前事之美歟

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林】魯十二公唯子同生是適夫人之長子故備用大子之禮舉之接以大牢【杜】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杜】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林】謂命之名也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林】若唐虞叔魯公子友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邦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丘而字仲尼取於物為假。若伯

魚生而有人饋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爲類。若今子同生與父同日因名之曰同不以國。

不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官。不以官職之號不以山川。不以山川之名不以隱疾

[杜]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杜]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

者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周禮也般以前未有諱法[林]故以國則廢名。[杜]國不可易故

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

（隱疾不必書然亦參差之法）

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杜]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

（只証官山）

空。[杜]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杜]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

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命之曰同。杜物類也謂同日

魏禧曰合成師子同生二篇觀之知命名不可苟如此今人於子孫之名常取日用器物口語易犯者不知今日彼為子孫我可以隨斥其名他日彼為祖父其子孫何以諱乎褚先生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信哉

只讐有舋天去其疾七字國家不利有小人如此豈必速祀敗績無後爲禍哉

句法

楚及隨平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讐有舋不可失也可矣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今光黃州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杜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此卽伯比羸師之策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景延廣謂契丹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在古今無用人偏肯說大話做難事然弗從隨侯先用季梁之言少師必妒恨至此是可怪一力與季梁相左雖僨軍敗國不顧矣

○孫叔敖能薄晉以信伍參之言而少師必不從季梁攻右之策君子小人情事千古如是、、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可○畏 穆文熙曰大凡小人之在君側能斷然以去之是自去其疾也天去二字有味之可玩○按何心隱假乱語悟明世宗以除嚴嵩妙處正同此論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兵法

鄖人宵潰

巴（今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子使韓服（杜　巴行人）告于楚。請與鄧（今河南鄧州）爲好。楚子使道朔（杜　楚大夫）將巴客（杜　韓服）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今襄陽府東北）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乃甘反）甥（杜　皆鄧大夫）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　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走。○按巴師當在遠處。鄧人不見。故入其中。）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杜　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

人宵潰。林陷於兩師之中前後受敵故敗民逃其上曰潰鄭人見鄧敗故懼而夜潰

享曹大子

冬、曹、今山東曹州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 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林 朝享所以觀威儀省禍福故曰非歎所也○非歎所而歎故知其有憂此非貶詞十年春曹桓公卒。

胡安國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

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魏禧曰曹伯有疾而使大子朝對戚饌聞音樂其歎
安矣此與文王行不正履意同後世居大喪而觀優
樂無慙色者何哉
彭家屏曰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曹大子
臨享而嘆有異慮者矣大抵聲音之道最足感人當
其觸於耳而動於中故不覺忽忽形之口也

貪吝皆足誤事

虞叔伐虞公

初、虞叔有玉。[杜]虞今山西平陸縣虞叔虞公之弟 虞公求旃。[杜]之也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彭士望云。富人不可不知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處亂世遇貪人最要知此八字 吾焉用此。其以賈古害也。[林]行商曰商坐肆曰賈謂懷玉坐而待禍猶賈之坐而待價 乃獻、又求其寶劍。又求二字寫出貪狀 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彭云、貪人不可不知 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地名

魏禧曰虞公之貪妄虞叔之堅忍狠斷皆可為鑒

彭家屏曰古者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所以親親也虞叔有玉有劍而虞公求之忘親好貨其失甚矣然虞

叔既不有玉何有於劒既不忍於劒何忍於玉雖已獻之未嘗忘情也知懷璧之可以賈禍而卒不能自割玩物喪志不誠然哉

一句一轉

一字一意

算無遺策

文無衆妙

兵法

楚敗鄖師

楚屈（居忽反）瑕將盟貳軫（林 二國名）鄖（鄖國今德安府治）人軍於蒲騷（鄖邑縣）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名絞今近隨州境州今荆州府監利縣蓼今南陽府唐縣南廢湖陽）伐楚師莫敖（杜 楚官名即屈瑕）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杜 楚地）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彭士望云韓信背水王鎮惡解舟所以絕虞奪恃）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彭云凡敵聚攻離而敗之最上古人恒用此法○稽按魏武之征韓遂中山王英之攻東關則又利其合者）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所聞也。[杜]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夸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彭云謀定審故氣專銳非硬執成見者可藉口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八字為卜筮定論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林]鄖既敗四國不至故終得盟貳彰

兵法

彭士望云軍南門而坐北門潛師不意

楚伐絞伐羅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彭士望云可見持重者必善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杜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杜城下盟諸侯所深恥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杜彭水在新城昌魏縣○分涉所以備不虞而適有羅人之謀故軍行如遇敵至於涉水入險尤不可不備楚師伐鄭城上棘而後涉潁古人之慎如此羅人杜羅熊姓國○今襄陽府南漳縣東南八十里有羅國城又荆州府枝江縣亦故羅國其遷處也岳州府平江縣又有羅國城楚文王自枝江從羅于此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

數之。[杜]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林]三徧數其師之多少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六字可作坐右箴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林]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林]不解其故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杜]楚武王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借述伯比意即入正論諷王抑又歸到威莫敖上渾然不露是納諫能手莫敖狃于[蒲騷]之役。當作紋將自用也。小勝則驕小得則滿驕則不虞禍滿則不用人古今淺人浮人人類如此愚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

緫至而文字適得排宕之妙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五字說得有本領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林】賴人仕於楚者○賴國今隨州東北境後楚遷賴于鄢今襄陽府宜城縣也追之不及丘維屏曰此亦見屈瑕疾行犯兵法贓將之法莫敖使徇【杜】宣令也於師曰諫者有刑諫而不聽者多有乃豫以刑拒人之諫亘恐人救他衆耳○古亦有懸刑以拒諫而勝者恐議論多而惑軍心也如趙奢救邯鄲周亞夫征七國之類此中得失之故當知及鄢亂次以濟要緊處越無紀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杜】南蠻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以鼓反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杜】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自認過妙莫敖拒諫故羣帥無罪

鍾惺曰非鄧曼發此極婉透之論伯比濟師二字作何歸著又曰進諫為反語隱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知又待一人從旁分疏危矣非諫君之法也

魏禧曰鄧曼見微知著而辭意湥切精密大有學問豈但以知莫敖之敗為賢

賴韋曰人於君父之際不能據事切實極諫於情於義便隔一重嘗謂術者所以濟道之窮反語隱語原以輔正言之不及使其君其父非十分昏悍其事非十分不可形之於口乃舍正言不道而徒欲為反語

隱語以悟君友不惟難悟且有因其不明言而疑其疎薄於巳彼亦反因以疎薄者然非不得巳而爲是者故亦有二或性情學術喜於用智或畏禍患惜情面而不敢有所抵觸故姑爲此言悟則不失爲忠信不悟亦可免禍患而人又不得以不諫咎之伯比濟師之言鍾評甚當夫忠臣愛君事關軍國成敗乃輕輕一語說過其於心不已忍乎凡爲臣爲友者不可不以爲戒也

祭仲殺雍糾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魏世傑云或謂鄭伯不當使仲之壻圖仲者當是鄭伯知糾之為人而仲以所親圖之謀更易成將享諸郊。雍姬知之。[林]雍姬雍糾之妻祭仲之女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林]言凡人皆可嫁以為夫生我者一父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杜]子男子之通稱謂其父也、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杜]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公載以出。[杜]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語千古確論亦有謀婦人而成者此所謂求十一於千

百不可恃為嘗試也

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初宋人執祭仲非執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因厲公欲殺祭仲而逐之耳公羊以生易死突可故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仲舒亦附其說是所謂授亂賊之柄而助之攻者

魏世傑曰姬聞鄭伯之謀不可不告父旋當以告父之事告夫而使亡其難焉父與夫皆得為備則成敗聽之天矣雖糾怒而殺姬固不足悔也糾不殺姬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自盡其道而已姬不出此致糾於死又不能如楚棄疾之死父者死夫殺夫之罪姬安能逃哉

魏禧曰報之以死亦以身與其事故耳若父夫相圖吾不身與其事則父死而絕夫婦之情夫死而絕父子之情不必死焉可也

賴韋曰按祭仲於雍糾事機止爭先後雍姬婦人豈能即往即來以告父之語告其夫哉愚謂此等事當論理之曲直父直而夫曲則告父而身死於夫夫直而父曲則不以告父而身死於父父夫皆曲吾力止夫而不從則或密遣人告父而已以告父之事告夫使父夫皆得為謀如與士之說可也夫父一也夫亦

一也於未為夫之日則人耳既為夫則夫豈有二耶開後世婦人之二心淫奔再醮不以為恥其必自姬母一言禍之矣

邱維屏曰此事為雍姬者但當計理之是非若父或夫以大義見殺則姬非惟不當欲并亦不必絕觀大禹之事舜可見今雍糾既有君命而祭仲以專見討姬則又何告焉若仲為尋常之人或告使出奔猶似未大惡況以權自專之人乎雍姬一告殺夫逐君而致父得為逐君之逆臣豈小惡哉

壽急爭死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杜 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 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林 即新臺之詩所謂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以要之是也○衛宣烝庶母而下取子婦真禽獸不如尚得列以為君如此世界三光俱黑天地易位至於唐明皇取楊氏于壽邸則又取獸中之獸矣 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杜 失寵自經死○若縊于始烝之時豈不死重於泰山乎與隋文陳夫人事類所謂枉為不義者此類是也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杜 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杜 衛地 將殺之。壽子告之。林 壽于宣姜所生故知其謀 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

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可憐可憐[附]即二子乘舟之詩○彭士望云宣公偏有此二子乃知天地之氣凶惡至極即有至純亦剝極而復之理也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凌稚隆曰按急子於壽告使行時可以去矣而曰棄父命及壽先往代死急可以不死矣而曰我之求夫父命固不可逃不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上以掩其父之惡下以成其弟之志庶幾爲得於禮而乃汲汲焉惟死之爲安非所謂好仁而愚者哉或曰然則申

生之效非歟曰申生不欲被弒父之名以出急則無
此名也可以出而不效矣
魏禧曰急壽孝友出於天授千載下讀之令人心腸
寸裂而迺爲宣公宣姜之子信乎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天理良心不擇人而付不擇地而發也○王祥王
覽亦遭父母兄弟之故孝友並至而福澤長久天地
報施不爽可以勸矣急之孝過於祥壽之弟過於覽
而並效非命此知趙孝姜肱所值諸盜不可謂非盜
中之傑也○以宣公而生賢子天理逆矣故使二子

以義自殺不予壽急為之子也若壽急得嗣為君衛當勃然興矣豈所以報淫人哉壽急既死一傳而惠公奔再傳而懿公滅衛之禍歷四十年不休則皆宣公之報也矣○凡人國勢將興則賢臣壽奸人死家道將敗則賢子死不肖子生以占盛衰古今畢中

戰于奚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奚魯地。皆陳曰戰。疆事爭疆界也。〔林〕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亦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魏禧曰。數語得馭邊吏之體。凡守邊將吏。道無踰此者。後世邊臣小有寇警。輒請兵請餉。驚擾朝廷。不知平日設鎮置將。果何事也。

高渠彌弒昭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昭公在位久矣。惡於爲大子之時。而縱於爲君之日。其所謂自貽伊慼矣。然亦須論所惡之正。若以爲大子時以私意惡。而爲君遽殺之。又大不可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杜〕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穎達曰。韓非子以爲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名。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斷也。○丘維屏曰。渠彌爲逆。實欲快其所忿。若昭公惡之爲非者。不知反爲昭公實其所惡矣。以此知凡有惡爲人所惡者。正該不復爲惡。使人之惡爲謬。惡方可。左氏知所惡。惡復惡等語。正是滿腔子要人攺惡不實人所惡心事。着語特妙。公子達。〔杜〕魯大夫。曰。高伯即高渠彌。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為惡也

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衛地今睢州

子亹會之〔林〕子亹不知齊將討已故會之

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患高渠彌〔杜〕車裂曰轘○齊襄禽獸也却此舉大快人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杜〕鄭子昭公弟子儀也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杜〕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空其見除故即而然識者之言以明本意○丘維屏曰後世王導以執政當亂賊之交全以此為鑑本

孔之逵曰高渠彌雖以舊怨弒昭公然必祭仲主其謀以稱疾不往及知免信也觀之則仲之主謀明甚

祭仲專國不主謀則渠彌不能弒渠彌弒而仲亦能討之矣爲昭公者復國之後當深自引晦一唯祭仲是聽潛結腹心伺其可制則一舉而殲之今觀渠彌懼公殺已則平日欲除小人之意形見情露故渠彌知懼而祭仲亦不能自安夫人君不幸而大權既去奸黨脅制則必沉密以濟之不可躁動取敗昭公生平全以血氣用事怒班後而與魯構兵豈知有忍能濟之道哉後世如漢和帝十四而誅竇憲周武帝自晦而誅宇文護可以爲人君除奸之法矣

孔尚典曰昭公既弒之後不召立厲公而立公子亹明係祭仲為謀主矣夫昭公於父時猶知惡渠彌而固諫一旦即位豈不知誅之特以渠彌為祭仲之黨勢有所不可也愚嘗謂祭仲不討渠彌趙盾不討趙穿與桓公不誅羽父皆共謀之人而隱公之不能斬羽父則亦以羽父素專勢有不能故耳

彭家屏曰入春秋以來弒君者多矣諸侯未聞有討賊者齊襄之殺高渠彌可謂義舉矣然聆公往年敗戎師大有造於齊齊人殆以公義報其私恩者歟

辛伯殺周公黑肩

周公欲弒莊王（杜 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杜 莊王弟子儀）辛伯（杜 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制敵之道有先去其謀主而彼即無能為者辛伯殺黑肩而子克即奔燕矣後世若寇悔之斬皇甫文而高峻即降者正此類意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當亦以此故耶）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燭）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杜 妾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亂之本也。（林 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周公稍減抑之以消禍難○先盡忠告當與石碏教之不改一段參看）周公弗從故及。

呂祖謙曰辛伯之諫纔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人

彘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魏禧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不然欲弑莊王其謀必密辛伯何由得知而黑肩世卿桓王以屬子儀其後又欲弑莊王則是大有權力人也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

語則知此老胷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
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
者讀書人皆須替他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事方得
○如漢和帝鄭衆之誅竇憲吳王休丁奉之誅孫綝
北魏莊帝陽城王徽之誅爾朱榮是其類也若雍糾
與鄭厲謀誅祭仲郈孫與魯昭謀誅季氏圖之不密
攻之不克則反中於其君於其身矣
魏祥曰遂與二字亦出其不意耳黑肩勢大豈疑人
遂殺之所以殺之極易以此知善謀者貴於乘機而

斷善備者在於微而不敢忽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武王荆尸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杜]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孑戟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為陳○按方言曰戟謂之孑取名于鈎子也上有刺刃下有鈎刃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杜]將授兵于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見微之識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杜]楚為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

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林]按楚世家楚僭王號雖始于熊繹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其王號至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桓公八年楚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武王怒以隨背巳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則鄧曼之言盖指楚武僭以為盈而知令日心蕩殆將危也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杜]不死於敵國之福也見大之言○鍾惺云此社稷為重君為輕巳先孟子看出王遂行卒于樠莫昆反木之下[杜]樠木木名令尹鬬祈莫敖屈重令尹莫敖皆楚官名鬬祈屈重皆人姓名除道梁溠側嫁反[杜]水名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厤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林]營軍築軍壘也示持久計○忽然從天而下故隨人不及戰懼而行成凡欲操必勝之勢必出奇以慴敵如吳爭盟晨壓晉軍之類○秦始皇東遊明文皇北征此其摹本也莫

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內不足者外故為有餘想見整暇之妙用心細密處濟漢而後發喪

彭家屏曰鄧曼巾幗中人料事審幾每多微中其才智識有過人者也然不能梶王之行使不獲考終於正寢豈其力固有所不能及歟若令尹莫敖當伐國之際王薨於軍而能以智盟隨侯全師而返其倉卒濟變之才有足多者○楚武黷兵道家謂佳兵者不祥之器故雖不死於敵而卒死於行禍自已作妖由人興死期將至而志氣先動可為後世殷鑒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國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是杜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謝文洊曰公羊子謂齊實滅紀而春秋賢襄公復九世之讎遂為之諱故不書滅鍾氏曰襄公所難者在此念耳愚以為仁至義盡之念雖賢者猶難之襄公禽獸豈能有此雖天理長存人性不滅惡極之人未嘗無一念之仁然亦乍發乍止耳求其真切堅忍見之事業則斷斷不能也吾以為既書紀侯去國則滅

國者之罪不書自著此變例也公羊子求其說而不得見其上世適有紀齊相搆之事遂推其故而云然耳然則九世之讎可釋乎曰不可公羊子以為雖百世不可釋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一體其說最是然柯之盟魯及齊平而胡氏引敵怨敵惠不在後嗣之說以為魯莊於齊襄當復於齊桓當釋則又何也愚以為胡氏之言勢也非天理之至也魯莊之父見殺於齊襄襄公雖死而魯莊之讎未復雖敵子敵孫皆吾讎之子讎之孫也吾又何暇問其祖父有

罪而子孫無罪乎父子祖孫一體祖父有罪子孫身償亦其分也乃若復讎者身未及復則賫恨以沒子念父賫恨以沒則不忍不為父雪恨或又不能則又賫恨以沒孫念祖賫恨以沒子念父賫恨以沒則必不忍不為祖父雪恨者情也仁孝也所懼者世漸遠仁孝漸衰耳若父讎未復敵人已死而以為當釋則先君之怨何時而洒乎敵怨不在後嗣之說小怨耳非為殺父之怨言也胡子特見齊桓合諸侯安中國攘夸尊周伯業將成其國日盛恐魯莊脩怨怒鄰反

爲宗社危遂以釋怨爲是故曰此成敗之勢非天理之至也天理之至不以敵之强大而懼不以已之弱小而忘故復讎者見敵可乘則乘之敵未可乘則内以安民脩政進賢用能外以卑躬戢翼奉職和鄰專心一志以伺敵人之便夫勢亦何常之有齊桓諸侯也魯莊亦諸侯也齊桓可以振拔有爲魯莊獨不可振拔有爲乎不責魯莊之不能强爲善而取其見機釋怨謂有當於天理豈其然耶

宋之盛曰讎之當報與否不專在年遠代易而以所

讎之淺深為斷若人滅我國土絕我宗祀我奕葉神人共痛之雖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於金是也若止及一人之身國祀無恙則不共戴天之憤亦及其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然不推刃足矣全然釋怨而與之盟好則斷無是理但魯莊交好於齊當襄公身已然何論易世柯之盟又不足責矣魏禧曰以九世之仇亦當復此烈士之義孝子之志也愚以為讎在九世之前則年遠事殊彼此子孫更代已甚似在可釋之義若魯莊公則不然魯桓親為

莊父見殺於人桓公弒逆此雖其應然於齊襄則毫
未有曲也齊襄淫其母殺其父而齊桓親為襄子父
血未乾讎人之遺體儼在而莊公可以釋怨脩好乎
至於紀侯大去此又去國一變變而不失其正聖人
之所與也何以言之牽羊肉袒為辱已甚破國殺民
覆宗絕祀為禍太酷紀侯上不能抗强敵之威下不
忍為苟且之計於是委國紀季使之屈節於齊得全
先人之祀而其身超然遠去不蒙僕妾之羞春秋亡
國之權未有善於紀侯者故聖人大之夫亡國而大

之者大其敗不辱國而亡不絕宗也州公寔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事亦為近而聖人不以大去予之者其所謂危非有强敵偪脅之禍亦無善後之策則但委而去之而已故曰變而不失其正者紀侯是也○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從者四年而後畢禧按春秋不書齊滅紀而曰紀侯大去其國者若紀侯之自去不與齊之滅紀也與梁亡書法同而異

賴韋曰太王之去去而國存紀侯之去去而國亡然

則紀侯身歿社稷而使季下齊可也不然身爲昏亂以至滅亡及臨事委而去之者皆得藉口矣

彭家屛曰曲禮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檀弓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初未嘗言九世及百世之下皆不可釋也祭法自顯考以上二世爲祧再遠則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曰鬼言親盡也報祖之義親盡則殺何獨于讎乃九世必報且至百世不釋乎世遠而不釋則輾轉相讎何有限極豈所以立

教哉唐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人昌黎韓氏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盖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於是杖悅流循州今

國法子孫報祖父之讎惟事在即時得以勿論若過後及已議抵遇赦而子孫仍報者皆不得概從援免是一世之讎輕重

之間尚有權衡何有于九世更何有于百世乎若所謂齊襄九世之讎猶有可言者紀侯譖齊哀公于周而王烹之烹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是紀侯之罪只在譖也以一譖之故讎及九世不已甚哉無論齊襄滅紀本無復讎之心即果有之亦無足取而謂聖人顧賢之乎固知公羊子之說不可以訓後矣

鄧侯不殺楚子

楚文王伐申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是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杜祁諡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杜皆鄧甥仕于舅氏者請殺楚子。亦是一見如巢人殺吳王是君也一炎彊其少安是也曰。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臍杜若齧腹嚌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林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再伐鄧當日不知何以為名滅之。

穆文熙曰楚之滅鄧誠爲不仁然于止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若楚復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罪其滅不尤速哉且人之相與談笑戈戟酒杯鴆毒往往有之亦何必以楚鄧爲口實乎故人在自處何如不必忌人也

魏禧曰東坡管仲論言楚子不殺晉文鄧侯不殺楚文皆有人君之度信然余嘗謂東坡此篇真千古知命明道達而不迂之言也

衛惠公殺二公子

夏。衛侯（惠公）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周洛邑也今河南府）放甯跪于秦（秦國今西安府）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急去內難而後即位亦處變之法如晉惠殺慶鄭而後入則與袁紹之殺田豐趙非之斬鼂錯相去無幾矣）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凌稚隆曰按二公子討朔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而無成乃遂以不度譏之豈春秋善救衛意哉益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謂本不能勝其枝則弗強立也舊註俱未明）詩云本枝百世（杜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

弑齊襄公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林二人齊大夫戍葵丘今河南考城縣杜齊地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林以瓜熟之時使往約明年瓜熟遣代期戍公問不至杜問命也期本作朞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林僖公之同母弟襄公之叔也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凡臣作亂必奉先君之裔以為名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作亂必內外相比至女子在宮而其至親握兵于外有寵無寵尤須留心蓋無寵易于生變有寵易于擅權皆致亂之梯也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林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焚遂田于貝丘

此一段叙事字字警策如目見

【杜】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林】彭生蓋桓十八年襄公所殺者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

可畏誰謂世無鬼神

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杜】誅責也【林】徒役之人名費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林】言我何嘗以禦汝為事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林】詐請先入助戰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杜】齊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杜】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凌約言云徒說殺孟陽真是險絕曰非君也不類見

天眼

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鞭背而鬭死可謂忠矣先入伏公居牀代死可謂智矣天報元惡故雖有忠智之臣不能免死

初襄公立無常無常未有不亂國者蓋賞

罰取舍，臣民無所稟，而姦易生也。過猛者敗，而其強足以劫；過寬者敗，而其惠足以延。無常則亂，未有不逮者。

鮑叔牙杜小白傅曰：君使民慢，使宇包會無限。○魏禮曰：上無常，則下必以慢應之，蓋民無所措手足，均之得禍，則相率而怠棄，惟有一慢而巳。毋見煩苛嚴急之家，其藏獲愈不奉法者，皆其情勢使之然也。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杜襄公庶子出奔莒。今青州府莒州。亂作，管、夷、吾、召、忽、杜二人子糾傳奉公子糾杜小白庶兄來奔。奔魯也。莒避小而近，魯雖大而遠，近齊則事機皆得知之，此小白所以先入也。○按衛文公為衛之多患而先適齊，古今有為之君，毋有此見，亦父于不同舟之義。晉元宋高不沒于難，終得興復者，正賴有此。凡人處亂世，不可無此識力。○彭士望曰：亂將作而鮑叔奉小白奔莒，亂作而管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自是高夷吾一等。○丘維屏曰：看鮑叔未亂而奉小白奔莒，則於齊必早有以經營者，故可先入也。

魏禧曰所以致亂處皆可鑒〇徒人費諸人見危授命可謂忠矣而春秋不予汪克寬以為此皆嬖幸之臣平日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故未可以死節許之然詐賊伏君居牀代死倉卒濟變皆可為法

邱維屏曰左氏歷敘徒人費諸人之死遂接出鮑叔牙管夷吾召忽見齊多奇才襄公但能得其小而失其大故得者能為之死而襄公不能自救於死是左氏大手眼處

孔之逵曰襄公不能委任管鮑諸賢而狎暱羣小雖

徒人費諸人之从無救於其弑然則小人雖忠專委任之則反以召禍而無濟於國况未必忠者乎益君子而忠則有浚識遠見所以為君國計者防患於未萌定變於將發使君享泰山之安而無一時不及救之患棄君子而用羣小彼雖忠愛不過順君之欲感恩思報禍機所伏明有所不及察謀有所不能施事至則委其身殉之巳矣嗚呼人君亦何樂乎臣之徒以身殉吾从也

孔鼎曰予讀魏禧父子不同舟之說而重有感於崇

禎甲申之事當闖賊犯北京急督師李建泰奏乞駕南遷願保太子先行於是平臺召對出建泰奏疏示羣臣言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其勸太子先行一議斟酌詳奏宰相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亟言太子監國金陵最是根本之計給事光時亨大聲沮曰諸臣奉太子往南意欲何為將效唐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再語夫時亨無識小人城破即降賊不足深責獨惜景文諸君子其時能開陳利害以死力爭則時亨援靈武之說何足撓國家之大計哉靈武口實

壞於宋儒拘牽義理袖手聽國禍敗不講救時急著也語曰安危視所任成敗以謀易於反掌易屯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建侯則動乎險中大亨貞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亦見愍帝無重臣親臣故小臣得而撓之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杜］齊大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杜］魯地齊無君也。彭士望云此時當納糾矣乃渝盟伐齊而納之何哉坐令桓公先入耳〇藉按舊云大夫盟而有異志故伐齊則其盟蔇時少一段作畧可知如陳乞立陽生須有不得不從處觀宛濮一盟衛獻即入郳一盟晉文即入此皆隨盟隨入若稍遲延便生變計魯莊不知出此故為齊人所賣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凌稚隆云納者強致之詞入者難詞桓公書齊小白言當有齊也於子糾止書名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干時［杜］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直專切乘而歸。［杜］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杜］二子公御及戎右

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林]辟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杜]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杜]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杜]管仲射桓公故曰讎〇說得親切可聽乃殺子糾于生竇[杜]魯地〇魯雖為齊弱然嘗相戰矣安得至此魯真無人哉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林]召忽義不生辱管仲知鮑叔必欲薦己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杜]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才多于高使相可也公從之薦人作相只如此輕易說出用人作相只如此輕易舉行是君是臣想見當年〇鍾惺云大膽識開漢高蕭何一派眼孔

魏禧曰管仲召忽之事余嘗疑焉作詠史詩附錄以

質詩曰奔魯或奔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兄何足論虞人死皮冠孌僮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非聖人按程子謂小白糾之庶兄故管仲相桓爲徙義

彭家屛曰晏子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爲社稷亡則亡子糾既未爲君無社稷之寄又非世子無次立之義管仲受命齊主以爲糾傅初未嘗委質以爲其臣而有君臣之分也君臣之分未定若遽爲死則晰義不精又荀息之弗若矣此聖人所以不責仲以死也唐王魏傅太子建成太宗殺建成而王魏不死且事

太宗後儒譏其事雖幾至聚訟尹氏起莘辯之最為精當謂王魏奉高祖之命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食高祖之祿非食太子之祿也萬一高祖遷王魏為秦府官屬其可違命而盡節太子乎萬一太子得罪高祖而被誅其可肆視高祖乎是王魏之於建成義可不死義可不死即可以臣太宗矣況子糾乃齊之諸公子非建成已立為儲君者比而顧以死事責仲乎大抵為諸王之傅及為之官屬者與人臣事君不同即以漢初論之申公事楚王戊而戊以

叛死亦可責申公不死節乎枚乘事吳王濞而濞以反誅乘轉臣漢亦可責枚乘為事讎乎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相比互觀其義至明魏氏顧疑聖人之言抑獨何哉程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管仲相桓公為從義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毛氏奇齡駁之謂子糾為兄桓公為弟引據極其確核然糾無論為弟為兄管仲特為之傅非為之臣所謂傅者傅之德義有師道焉原無必死之義也仲惟可以不死故夫子許其功若應死而不死則大節已虧大本已蹶雖

有相桓之功聖人烏得而許之是如其仁如其仁之言幾爲口過矣春秋於名忽之死不書不與其死也名忽之死不足與則管仲之不死不必非矣論管仲者必深求聖人之意未可爲孟浪之說也

曹劌論兵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杜】古衛反魯人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杜】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一問便不苟〕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此方是及民之事〕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王納諫云決獄以情何與戰事此語似迂而有至理〕戰則請從。〔筆法〕公與之乘。【杜】共乘兵車戰于長勺。【杜】魯地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

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林）大崩曰敗績公馳軍以追齊之奔劌曰未可下視其轍（杜）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可反而用之］［讀此又］

魏禧曰由前言之可以知用兵之本由後言之可以知用兵之謀

魯敗宋師于乘邱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地公子偃杜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杜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杜魯地○今山東曹縣齊師乃還。

魏禧曰數語耳而攻瑕先發驚敵之法皆備

臧孫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林】言粢盛以宗廟祭祀為重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杜】魯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此四語說盡古今興亡成敗之故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杜】宋莊公子臧孫達即文仲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林】蓋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方聞其辭

魏禧曰興國在罪己為君在恤民千古本計人君當

坐置一通

宋萬弒閔公

乘丘之役。[杜]在十年公以金僕姑[杜]矢名射南宮長萬。[杜]宋大夫公右歂[市專反]孫生搏之。[杜]歂孫人名搏取也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杜]戲而相媿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杜]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已病十二年秋。宋萬[即南宮長萬]弒閔公于蒙澤。宋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林]宋萬多力故以手擊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杜]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杜]蕭亳皆宋邑○忠○臣○能○戶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杜]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杜]叔蕭大夫名大心字及戴武宣穆莊之族。[杜]宋五公之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林]以曹師伐南宮牛圍亳之師乘勝入宋而殺子游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杜]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杜]衛大夫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正]論於事勢利害仍晝然後世誘降保叛多以致寇且亡國者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制强力者莫過酒色用其一足以斃之況用其兩乎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杜]醢肉醬并醢猛獲

魏禧曰宋閔公戲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皆以見殺而晉孝武戲一婦人卒致蒙被之禍戲言召禍不可不戒○險惡之人不可與戲語懷慙則成恨也故宋閔以靳南宮長萬被弒凶悍之人不可加輕刑致怨則思報也故子般以鞭圉人犖見賊事見莊公三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杜：今河南禹州鄭別都也）侵鄭及大陵（杜：鄭地）獲傅瑕（杜：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祭仲故智）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林：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外蛇勝之象）公聞之問於申繻（魯大夫）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六字可謂明透簡盡）故有妖。（凌稚隆云蛇北方水物水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燄火未盛而進退之時益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人皆畏忌賓由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

妖由人興子儀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失其常度故云人棄常○禧按林云子儀畏忌之氣燄未是子儀安得有氣燄耶

厲公入。遂殺傅瑕。（所謂杜作小人）孔尚典曰厲公一入即殺傅瑕益懲於祭仲之專也祭仲逐昭立厲厲幾不免雍糾之難傅瑕又欲效其轍愚矣從古擅廢立據大權罕有得其終者

使謂原繁鄭大夫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杜]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杜]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石[林]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為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正論妙語厲公聽之繫可以無死矣而卒死者昏暴之君不可以情理奪也故惠公殺里克而懷公殺狐突晉文赦寺人披而楚莊生解揚雖然均一死耳縊之繫不愈於瑕之殺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孔之達曰鄭厲公復國入鄭遂殺傅瑕二年始治與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强鉏蔡是時祭仲巳死傅瑕又誅空若可一舉而空其黨者不知急治之則將鳥獸散而不可得誅惟討瑕之後安靜無事若毫不

為餘黨計者俟其黨歸而治之則可以無漏網矣傳謂鉏不能衛其足蓋必奔而復還者按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楚子入蔡

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于衛反）將歸（嬀陳姓）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杜 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如此譎詐之謀已開）一戰（閑派）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杜 蔡地）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侯名）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奇）以語楚子（杜 繩譽也稱息嬀之美）楚子如息以食入享（奇事）遂滅息（杜 偽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林 楚人謂未成君為敖）及成王焉未言（奇事）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

旁事 蔡侯滅息遂伐蔡。【林】伐蔡以說息嬀 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向邇其猶可撲普卜反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杜】尚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魏禧曰蔡息婉轉相害小人險詐本色如是卒皆以自害誰謂害人者有益哉然以二國論則首禍在息矣止而弗賓固爲有過何爲遽譖人以伐國乎且蔡以救息之故而國破身囚尤人情天道所不順故息獨膺滅亡之禍○息嬀辱身猶能報仇亦女中之傑即其不言想見堅忍之志惜欠一死耳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杜）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魏禧曰後世咸以不討晉罪而命爲侯是天子亂法之首夫周不命晉晉將不爲侯乎後世權安之計多如此蓋周不能强於政治以御諸侯而反求財貨成假靈於諸侯本之不立乃欲强其枝也得乎故周之衰在論其本而不在責其末與流弊也○唐部將殺節度即命爲節度姑息養亂正如此然當時天子之

令不行於藩鎮若不姑與之則明叛王朝矣但不當一味苟且不思善後之計周之勢又自不同力不能討聽其自侯而不命猶之可也

魏禧曰曲沃之侯必由請而後命則王命重矣王命猶重則命之者失矣寧可使晉自侯猶我愛其禮之意

鬻拳兵諫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楚地還。鬻拳弗納。遂伐黃。今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杜]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林]弗納楚子激其志使別立功楚子感其忠遂伐黃國敗黃師于踖士畧反陵。[杜]黃地還。及湫。子小反[杜]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林]楚文王卒鬻拳葬諸夕室。[杜]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杜]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林]楚子以鬻拳為賢但既自刖不可復用故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林言所爲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宛轉自遂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

范祖禹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強通者也

魏禧曰鬻拳兵諫左氏以爲愛君後之君子多非之余謂兵諫固非臣道若概以兵諫便為不臣則伊霍放廢湯武征誅又何如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不可一例論也拳弗納楚子使之伐黄自是大謬敗津非失道之事不必用此强法且楚子貪息嬀之色而滅

息又破譽息嬀者之國而鹵之滅絕天理莫甚於是而息嬀數年不言豈常婦人哉抱仇讎而與寢處孰危於是此之不諫而强諫於敗津之役由是推之則向之所謂兵諫者未必其有當於義也或謂春秋戰國人但顧利害不論是非拳以敗津挫威故激其伐黃以張國勢息蔡逆理之事非所計也曰勝敗兵家常事今君敗於外臣拒於内四郊生變鄰國乘釁楚之安危未可知矣設使伐黃更敗則拳又將何以處之故非兵諫之必非而當論其所以兵諫者之未是

也詳鬻拳論

鄭虢納王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林】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爲和欲使各復其舊　執燕仲父。【杜】南燕伯爲伐周故南燕今衛輝府胙城縣　○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塢【杜】鄔王所取鄭邑　遂入成周。洛邑下都也百姓所居在瀍水之外今河南府治　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林】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　鄭伯聞之。見虢叔。【杜】虢公子　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凌稚隆曰周禮王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舉鼎也　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林]虢叔之父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杜]鄭虢相命。弭鄭地。夏同伐王城。洛邑東都也王所居在瀍水澗水之間今河南府治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分入以防不虞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林]鄭厲公爲王設享禮於象魏之西偏亦備六代之樂○纔說他人已即蹈之所謂局外者明局中者暗智士每每如此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原伯[杜]原莊公也周大夫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天子蒙塵宗祧失守倖而得復當憂勞恐懼安民奉祖且子頹雖奸親爲叔父殺之固當獨無不忍乎故君臣備樂亦謂之樂禍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狩[杜]巡守于虢國虢公爲

王宮于玤。[杜]蒲項反 虢地 王與之酒泉。[杜]周邑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步干反 鑑予之。[杜]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戎猶然古之遺服 虢公請器。王與之爵。[杜]飲酒器 鄭伯由是始惡于王。[林]鄭以王與虢厚與鄭薄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 冬。王歸自虢。鄭伯功大於虢而賞薄周王不知酬功宜鄭叛也鄭伯定王若市賈之權利其不臣易明矣

孔之逵曰管仲作內政曰三萬人以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則當其規模初立已早定一尊周名號矣故即位六年宋背北杏之盟即請於周伐之當時一有舉動必借名於周可知乃子頹之亂惠王出奔

鄭伯和王室不克齊君臣豈不聞乎曾不知討賊納王致使功出於鄭虢所謂屏周室安在也按莊公二十年冬齊伐戎二十一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納惠王而殺頹是年齊無事可紀意一年皆在戎故不及勤王耶其後秦穆晉惠伐戎救周而齊又不至豈以秦晉近戎二國伐戎救周而周之戎難已解桓公更不必為勤王之舉耶

彭家屏曰禮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所以遠私褻之嫌也婦人服飾之物安可以賜人以后之鞶鑑予

鄭伯其失甚矣豈特賞薄名怨而已哉然鄭突受之而不辭則均過也

陳敬仲奔齊

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杜〕御寇之黨皆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即公子完為卿。辭。是。曰：羈旅之臣，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謂齊宥其罪而加以寬政也舊註非赦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林〕謂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息肩於此君之惠

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林〕言速若官府之謗謙益當官不能共職則謗讟繁興

請以歎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

畏我友朋。〔杜〕逸詩也翹翹遠貌○彭士望云如此佳詩孔子豈肯刪去史稱詩書並闕書至今逸其半詩三百獨全何也多係漢儒一纂補故風為不理之言即左引諸詩是一確據

國使為工正。〔杜〕掌

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杜】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杜】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杜】陳姓之後。將育于姜。【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杜】大也【林】此皆所占之辭陳厲公。蔡出也。【杜】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杜】陳佗也事在桓六年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杜】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此周易觀卦

附會後事却鑿然可觀左氏此等最多而此篇文字殊屬落落亦以見一斑

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林】此下乃周史釋以辭之義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林】言其光尚遠而自他處遠地有光明者也坤爲土此觀下卦巽爲風此觀上卦乾爲天此觀六四變爲乾卦巽變爲乾乾上坤下故曰于土上此否卦正卦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也此互體巽爲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爲乾故曰照之以天光此以變卦言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上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林】艮爲山故曰居土上此以正卦變卦互體詳見之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林】四爲諸矦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

故曰利用賓于王。〔杜〕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杜〕因觀文以傳占故曰猶有觀非在已之言故知在

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林〕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故

曰在異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杜〕姜姓之先為堯四岳

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林〕山嶽之大則興雲降雨

有配天之功此亦以艮乾變卦互體言及陳之初亡也。〔杜〕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

始大於齊。〔杜〕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杜〕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

得政。〔杜〕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

魏禧曰羇旅騾躋高位貴舊仄目必不相善故雖以

僑如之佞不免於數奔也此敬仲所為善安其身於齊臣亡臣託身大國如孤鳥依人多巽輭以苟容然久之而君輕以厭矣此敬仲所為善重其身於齊君君子處身涉世道當如是諭者不必以後事便看出許多陰謀大用也○左氏卜筮於後事有纖悉奇中處後人謂之附會誠為可疑然近世命相卜數亦有纖悉奇中者則左氏所載未可盡以傅會抹煞也彭家屛曰古之治天下者重占卜洪範稽疑必取决于龜從筮從周禮六龜九筮盖設專官掌之故易曰

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所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察天人之際識趨避之理戒謹恐懼以求當其情此先王之深心致治之要道也後世輕之不列於朝廷龜卜法既不傳蓍占亦具而不用甚至變占法為火珠林小數為市井小人攫利之資而先王以蓍龜輔治之意蕩然不可復見矣春秋之時去古未遠故左氏敘卦占每多奇中猶有先王之流風也夫亦何可槩指為傳會而疑其有不然歟

士蔿謀殺羣公子

晉桓莊之族偪［杜］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殆公室〇彭士望云偪守自獻公疑壽計出祖宗恒爲此事恐後有效尤者耳即此便是天理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富者易於有爲故去之然富爲人所忌富者少而貧者多以多去少又易爲力也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彭云曲沃弑晉君三世至此毒發司馬宋劉子孫互相屠戮亦如是晉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杜］以罪狀誣之問族而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翦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二十四年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杜］游氏二子亦桓莊之後〇看他一步步進處狠手毒心允爲元惡〇二游必不富而有強力者去富子二游之力必多士蔿告晉侯曰可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著著是使羣公子哀哉乃城聚而處之。林聚晉邑城聚而處羣公子外示優寵○城聚時必以功賞不知有多少親愛恩典在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快哉直如殺猪屠狗耳○士蔿之策所謂賊刀古人殺盜平亂亦有如是者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一將功成萬骨枯司空何以為心哉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又害民

魏禧曰羣公子殺富子游氏卒自殲於聚可謂天道獻公殘毒禍幾亾國滅宗報稍輕矣若士蔿老賊逢君造此大惡㝔身没嗣絕不足償罪而子孫賢明富

費百年不衰何以爲天道解也人猶有憾余每於此歎息○士爲姚廣孝皆無故造大難世有無間地獄當萬刼不出

孔尚典曰人於至親稍有嫌釁則讒即從而中之今有無故使我害其至戚者此其人必將圖我者也不嚴拒而痛絕之即當陰警而豫防矣

士蔿諫伐虢

虢人侵晉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老賊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戰下二句字字妙

又講道學却說得妙仍與殺犖公子一个機械

彭士望曰蔿能知此理爲此言而行極慘刻不仁非背馳也惟將禮樂慈愛皆看做作用權術以求濟其不仁之事耳古今自有此一派學問

足雖屏曰者使牢則其說本驪姬語也其

驪姬出羣公子

晉獻公娶於賈。[杜]姬姓國○凌氏曰在平陽府西境無子。烝於齊姜。[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彭士望云凡烝生之子多不克終衛晉其證又曰獻三娶皆同姓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林]姬姓以狐為氏小戎子生夷吾。[杜]小戎允姓之戎晉伐驪戎。今西安府臨潼縣是驪戎男。女以驪姬。[杜]姬姓男爵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使。言。於。公。曰。從來內寵外嬖未有不相比而亂國者曲沃。君之宗也。[杜]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今山西隰州與二屈。今山西吉

言大中機宜有雕制當決英主動心其長否如此

二使字法兩番話先使是分言後使是合贊

州〔杜〕平陽有北屈縣或云二當作北屈君之疆也。〔林〕晉疆場之邑不。可。以。無。主。說得鄭重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亦無。主。則啟戎心。解釋得有分別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位置得有輕重且。旌。君。伐。又贊句妙一使。俱。曰。〔林〕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後另作一番贊歎妙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林〕獻公未決故復使稱說此美○丘維屏曰杜註廣莫狄地之驥絕即謂蒲屈非也蒲屈皆晉邑何得言狄地凌氏以使俱曰為使人皆曰最是蓋此語緊接旌君伐句俱曰者即人皆旌君作如此語也言若使三公子分主三邑則雖狄地之廣莫皆為晉都而晉為啟土矣故晉侯說之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杜皆在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只留幼者妙在無跡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墾傷晉室若此○刺語深雅

穆文熙曰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譖猶借二五為之益言不由己則可從中贊之獻公自不得不從耳國語又有優施通於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深矣

魏禧曰二五之譖語語妙有理勢妙無形迹使讀者亦欲俯首聽之矣又不可執此疑人使廢却多少嘉謀也秦知鄭國之間而卒用其策最為高見然羣公

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便是昏主行徑不必到後
面聽讒時矣
孔尚典曰凡讒說之行最為近理夫國家重地誠不
可無親人守之且令生長深宮者出總外地習知軍
政民情土俗此亦高宗舊勞於外之意也一旦國內
有變羣公子猶得起靖其難或為他人所滅亦得據
一城以圖興復若北宋宗室聚居京師金人破汴衆
宗盡殲非高宗天幸在外宋其斬矣然則二五之讒
謀孰非為國之至計哉獨是太子國本不宜遠出而

竟無一人諫者可見晉廷無人矣

神降於莘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杜】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内史過内史官名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亾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亾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杜】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杜】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太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嚚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
德是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與
魏禧曰正論洒然申繻曰妖由人興史嚚曰神依人
而行二語可謂要言不煩
邱維屏曰必待降觀知其德惡史巫之謬如此虐而
聽神為必亡方是古史巫之遺

季友誅叔牙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魯大夫見孟任。從之。閟。[杜]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杜]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林]孟任割臂血以與莊公盟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杜]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洛自牆外與之戲。[杜]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杜]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林]言其有勇力之甚○丘維屏曰莊公何不自殺之尚冀其能制文姜乎此一問最有主意公疾。問後於叔牙。子幼弟强立弟則非其情立子則有弒禍對曰。慶父材。[杜]叔牙慶父皆莊公庶弟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

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杜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是正理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七字極斟酌有突心有大體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杜魯大夫○雜其巢穴○此中有多少作用曲折處可想而知使鍼季酖之。杜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扶以必從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杜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季友於叔牙亦是周公於管蔡家法蔡仲可封霍不廢祀則叔孫可立然管叔何以絕國叔牙亂未形故也○涂尚肆曰知此則慶父不當立從明矣淫國母而弒二君論者以為推親親之恩厥同之叔牙則何以服叔牙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杜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慶父〔杜〕共仲　成季奔陳立閔公〔杜〕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呂祖謙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魏祥曰公問後於叔牙試之也乃果以慶父對鄉者牙曰慶父材則兩人會意指實之語也故友遂誅牙公於友平日相與議叔牙者久矣故為之不疾而速

熊頤曰古今成大事定大變必有腹心密友陰相規畫而明任其責者如鍼季酖叔牙挾以必從固其才

力有大過人亦由季友平日腹心得力鍼季不洩季友之謀故季友得以不死此二人慎密果斷其作畧亦同

魏禧曰慶父覬立叔牙為之謀主故季友先誅之以為慶父雖存不足為患而不忍一日殺其二兄未可槩以先機當斷為言也後人徒以慶父再弑君及仲孫湫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遂謂季友失刑不知此皆事後之見亦未設身處人兄弟骨肉間耳余嘗謂古今被斬草除根先發制人八字壞人無限心術

造幾許彌天之惡欲先發則始之以無端之疑纖微之隙輕殺人以造難端欲除根則終之以祖父之怨而殺其子孫以一人之怨而陷其同黨以絕後禍明犯人忌陰干鬼誅子孫世世受慘毒之報皆此八字為殃也不知麋鹿在山林命在庖廚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舟車飲食出入寢處之間不經意之事我苟當火無一不可以殺身豈必仇人怨家乃足禍人哉是故義所不可則彼雖能先發能後報吾且至死而無悔此固未可為滚忍之人道亦未足為迂闊之儒

道也〇任安世曰叔牙承莊公之問但曰慶父材耳季友遽以此一語殺其兄不已甚乎賴韋曰管叔既叛而後周公致辟所謂大義滅親也鄭叔段逆節已著而莊公伐之君子猶譏其養成弟惡陷之於罪為滅兄弟之倫況叔牙未見逆謀而季友遽以一語殺之耶先生比於周公似為失倫是長小人殘忍刻薄之風而開兄弟之禍也曰季友與鄭莊事勢不同莊公可以漸制其弟季友則變出於倉卒也叔牙之謀雖止見於慶父材一語然由後慶父弑君推之則此

二人當有比周之惡季友始誅叔牙而不及慶父後誅慶父而不及其子三家儼然並列可見季友立心多在仁厚決不以一語疑似遽殺其兄也○涂尚律曰莊公止泛泛問後故叔牙以慶父材對若正名立般而以大義屬諸弟則季友可以執顧命叔牙不敢違公議矣是莊公之問自失於模稜而開人之貳心也季友欲立般則亦當以大義動其二兄告於諸大夫而力擁護之季友之賢國人信重已久其不從叔慶而從季友明矣觀閔公立而盟齊侯以請復季友

慶父再弑國人不順而再奔可見也是季友之舉失於親親之仁而亦失於定國之義也曰是亦一說也如此不失為社稷之臣然叔慶同母兄弟陰相圖謀則季友之勢孤必先殺季友而弑子般孔父仇牧之禍見矣故比肩事主或有不容竝立之勢當變者因人相機而用之可也吳正名曰慶父初弑子般不及季友後弑閔公又不及季友則以為立般而叔慶必先殺季友者亦未必然也曰或季友自衛周密慶父不得而殺然觀慶父先弑于般而奔齊再弑閔公而

莽莒意叔牙為人奸滑有謀慶父雖凶逆固一鹵莽
粗疎之人此季友誅叔牙時可以容慶父耶是又不
可得而攷矣

魏世傑曰叔牙欲立慶父慶父必知其謀觀其後事
及仲孫湫語則慶父非良人明矣當誅叔牙時季友
既不忍并殺而子般既立亦當慮其為亂何以初不
能防護子般及閔公請復已一年又不能正慶父弒
般之罪而使得再弒閔公乎疏縱之失季友不能辭
其罪矣

孔之達曰按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弒般而如齊必以立齊所出為名以求援於齊其後閔公立齊伯主援之於外哀姜國母主之於內季友即欲討慶父弒君之罪其勢不能觀季友復魯猶不敢擅令其歸必告於齊許之而後召則討賊之權季友不得而操也明矣至慶父弒閔公外失齊援於是不奔齊而奔莒季友乃得正其罪而討之然則慶父之再弒閔公也實由齊桓庇鄰國之賊貪立其所出夫季友能以一言之故誅叔牙而顧不能誅弒君

之慶父非定論矣

邱維屏曰立後自有定典公疾而何為問後是莊公知當日有慶父之逼季友對以必奉般亦素知有爭奪之釁故也而叔牙果有慶父材一語則爭奪之禍已發矣此公羊所謂牙之弒械成也季友立酖叔牙手段最是斬截孰謂慶父材一語非大惡不可誅乎

○般既即位何不居朝廷而次于黨氏蓋孟任非聘般位未定此間便有成季危疑處在故般弒而成季亦奔也但魯未衰國人與成季同心故只得立閔公

耳

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邢國今北直順德府治是林此狄入伐之始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管仲一生名義功業盡此二十四字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小雅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林畏簡冊之所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杜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仲言如響所以能伯

魏禧曰數語簡嚴有三代典誥之氣

魏禮曰秉禮之文末亦足存國況有實乎

齊人復季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杜〕齊地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不特重其事亦用衆以防不虞　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湫仲孫名齊大夫　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薛季祖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亦此見也惜五王不知鑒此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詩　春秋時人多此見解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淫母后弒君兄接踵不絕猶謂之秉周禮乎然借此以存魯為說甚好○或朝野風俗猶有周禮之遺然亦末矣孔子不以習儀許昭公可見也　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乃知祖宗好風俗但能求留不致澌滅亦足以救亡也

觀於曰周禮在魯一語天下繫不知之久而成淫人不敢狎放魯亂已甚而游循曰猶秉周禮如曹操甚惡稱衛而不樂居叛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主意在此）

吳澄曰：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惟恐季子之歸，孰能奉幼君出會霸主？盍必有魯之世臣如衛之石碏，深謀秘計告於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

士之名益名士于漢宋亦甚重耳

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臣之有謀也

士蒍知大子不立

晉侯作二軍孫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覆滅宗國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遂從小國之制至獻公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杜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耿今蒲州河津縣霍平陽府霍州魏平陽府蒲州東南百二十里永樂城是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立則為君不立則罪至古今此等事再無中立之勢此漢末海夢進場所以為仁且智也為吳大伯不亦可乎此是申生上策只以負位不能為此士蒍老賊却能

見及此理不獨知機而已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十句俱四字一句一意一字一轉何等靈動道韻今人學四字句者但有板滯耳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杜晉掌卜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林十萬曰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杜震下坎上屯也之比。䷇杜坤下坎上比也初九變而為比辛廖杜晉大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杜屯險難所以為堅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杜震變為坤車從馬。林震為車坤為馬震變為坤故車從馬足居之。林震為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林震為長

男兄也又最長初

母覆之。衆歸之。[杜]坤為母為衆

六體不易[杜]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

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林]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屯之初九曰利建侯比之大象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之卦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林]畢萬畢公高之子孫

舟之僑奔晉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河水之隈曲曰汭

舟之僑（杜）虢大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見微）（能斷）

邱維屏曰勝戎而奔較勝楚而祈死者所見尤遠當虢之殃尚為無迹也

丘維屏曰稟命兩語盡使子將兵之弊雖齊以霸武亦方小未要由此不正故辰留

晉獻公使大子帥師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赤狄別種 里克晉大夫 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杜】冢大也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正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杜】恐大子軍敗得罪故陳說利害以說公 獻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

奔亡而欲使子閒行之日只在傳以大位而已餘日則必不可使將豈惟太子不可即諸子皆不可也若唐之高祖太宗方爭取天下者則使之尊命可也

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杜】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杜】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王臣曰里克之對大子似是而非克既聞未知誰立之言當明告大子豫為成謀乃反其言曰何故廢乎狐突輩君意未顯而猶測之里克君言既彰而竟隱之亦何取此與子言孝之空言乎其後惠公殺里克不責以中立禍大子致亂晉國而責以殺奚齊卓子為失誅矣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杜】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杜】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佩飾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杜】子養為罕夷御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杜】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杜】兼是二美在此一行子其勉

之偏躬無慝。[林]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杜]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林]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中心之表旗可以明向背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杜]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杜]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杜]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杜]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莫江反服。[杜]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市軫反於社。[杜]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杜]韋

弁服軍之常也尨而不孝〔杜〕雖尨而使父有殺子之名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杜〕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杜〕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林〕雖知君心寒薄然而不孝不忠之惡名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審〔杜〕告也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杜〕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

也。【杜】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魏禧曰里克之執義於父子間可謂賢矣然其後聽優施之歌而中立何哉克前之兩盡天理也後之中立人欲也蓋前者克之身無利害惟見有獻公父子而已其心公公則明故能執義後則身入利害之中懼難而求免其心私私則昏故依違以苟全然中立免身而卒不免惠公之殺為人臣者惟有執義而已豈獨所欲有甚於生而已哉呂東萊以為守前術而應後勢猶未為確論也○嘗讀微子之書見亡國之

象讀伐皐落之傳見亂國之象二三大臣彼此歎息彼此疑猜悽涼悲惻真有讀之不任聲者○晉諸大夫只就衣玦上看出許多不祥之兆說得獻公事事有意其實此等亦未必果有意也總之廢太子之意人人知之故舉手輒疑耳觀申生讒死猶在四年之後則知此時獻公尚未有殺太子之心矣○余嘗謂欲太子以逃者是矣然受命以出棄命而逃豈臣子之義乎若戰之不捷而死於敵則申生但可謂之死事而獻公無殺子之名申生何為其不當戰也爲申

生謀者必奉命而戰戰而捷使諸大夫致成功於君父而已逃之則庶乎其可也

魏世傚曰克爲太子傅聞獻公未知誰立之言當執義以死爭何乃不對而退若視越人之關弓者乎且克知驪姬畏巳而挺身以護太子則太子不死未可知也是故克之罪著於三傳不出而克之情已見於不對而退之時矣噫克不能死申生而苟息顧死奚齊卓子此所以成苟息之名也與

慶父弒閔公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杜]卜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

秋八月。辛丑。共仲即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杜]宮中小門謂之闈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林]國人不與故出奔莒季友乃以僖公入魯立之為君○或謂畏桓討也觀齊殺哀姜亦可見以賂求共仲于莒。行賂有不可非者此類是也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奚斯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聽其自縊不顯戮之失刑矣立後甚矣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有淫行者唐武氏且不顧其親子況娣妹之子乎閔公之死也。哀姜

與知之。故孫于邾。今兖州府鄒縣哀姜懼討故出奔邾○林齊人取而殺之。太甚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亦是而葬之。杜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因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

穆文熙曰哀姜通於慶父與謀弑君罪不容誅魯不能殺桓公取而殺之雄斷若此乃稱伯哉或謂婦人業已適人不宜殺謬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終